

中国文化遗产
徽州卷

徽州古艺事

黄剑著

黄山人民出版社

笔底烟云称新安



K295.4
H845

中国文化遗珍

徽州卷

徽州古艺事

黄剑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笔底云烟称新安



K295.4
H845

2007/5/1

© 黄剑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徽州古艺事 / 黄剑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1

(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

ISBN 7-205-05666-7

I. 徽… II. 黄… III. 文化史—安徽省—古代
IV. K2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800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 153mm × 230mm

印 张: 14 $\frac{1}{4}$

插 页: 2

字 数: 168 千字

印 数: 1-6,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一秀

图片提供: 黄 剑 陈之善 高 琪

胡兰茂 杨仕凯 江应晖

封面设计: 汤德良 曹小冬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定 价: 30.0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编前语

走进后花园

徽州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徽州，除了黄山白岳的奇绝风光，很多人是想来感受一下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情调，或者是想在那些鳞次栉比的老房子之间缅怀一下昔日的繁华，发一发思古之幽情。对那些满脸好奇的走马观花者来说，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是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导游册上片语只字的介绍和导游小姐言不及意的生编乱造的人来说，疑问也随之出现了：在徽州所能缅怀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繁华呢？除了那些伫立于地表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徽州还有什么更让人动心和向往的呢？

近年来出现的“徽州热”，实际上是建立在徽州曾经“阔”过的前提上的，而这种“阔”是带着昔日那些巨商大贾们的“金银气”的，这一点在今日不但毋庸讳言，反而是可以津津乐道的。问题是徽州真的繁华过吗？当年那些富可敌国的商贾们似乎把真正的繁华顺手给了扬州或者苏、杭。留给徽州的仿佛只有那些今天看来已显破败的老房子，与扬州或苏、杭相比，徽州从来不是所谓的温柔富贵之乡。徽谚说“风水是徽州的好，姑娘是扬州的美”，“好风水”讲究的是山清水秀，江、浙那些千里沃野的平原地带自然会有什么风水可言，但是徽州“好风水”的代价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徽谚），是“山限垠隔”（《新安志》），是“地隘斗绝”（《歙县志》）。这样一个以所谓的“商品经济”来衡量明显是先天不足的故乡，对于具有消费属性的商人们来说，并

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勾留的地方，它们的战场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他们的行乐之所是在二十四桥的明月中穿梭的画舫里，陪伴他们的是娉娉袅袅的扬州美人。当然“好风水”的徽州也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对故乡的经营亦是不遗余力，家乡土地逼仄不适宜造深宅大院，于是就螺丝壳里做道场，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家乡山清水秀，于是就依山建园，临水造亭，极尽曲径通幽之妙。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不仅仅是徽商的家乡，而且是他们的“后花园”，他们正是以建造“后花园”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故园的，花园造得再好也不能用“繁华”来形容，这是对于徽州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后花园”是独立于“厅堂”之外的处所，徽商的任务是在扬州这样的“厅堂”里挣取大量的金钱，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后花园”里，确保这里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商人们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也会偶尔回到“后花园”里来散散心，但真正受益的却是那些长住在“后花园”里的人们，在这样一个“后花园”里他们可以不愁温饱甚至可以不稼不穡，或埋首攻读圣贤书以求闻达、或专心诗词书画以自遣、或呼朋引伴笑傲山林、或蓑衣箬笠寒江独钓、或丹青篆刻、或园艺盆栽、或高雅、或世俗，确实是“士习蒸蒸礼上，讲学不辍，诵读诗书，比户声明文物，盖东南屈指焉”。（《祁门县志》）于是乎“文化事业”空前发达，俨然“东南邹鲁”。事实证明，徽州这个“后花园”的确培育出了大量的“奇花异草”。论科举，明清两朝徽州一共出了六百多名进士，以人口平均计算超过江、浙两地，居全国之冠；论文艺，“新安画派”、“徽州篆刻”、新安诗群、新安“朴学”无不名重当时且彪炳后世；论工艺，徽派版画、刻书、园林、木雕、砖雕、盆景无不风行一时且流誉至今。

无奈“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同大观园随着贾府的败落而最终“飞鸟各投林”一样，随着徽商从衰落到最终破产，徽州这个“后花园”也随之花里飘零。遗留下来的屋舍园林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虽然黄山白岳的奇景依旧，但仍不免让人有物是人非的感慨，更何况那些不伫立于地表的“文化遗产”很多已成明日黄花，虽然有一部分传承到了今天，却是举步维艰，识者寥寥。因此对于不满足于“到此一游”的真正“好古”者来说，在徽州这块土地上，最值得缅怀应该是“后花园”时代那种文化氛围，所应该去探究的是“后花园”里那些才子艺人们的良苦用心，否则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能到处念“阿弥陀佛”，还不免被凤姐戏弄。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才编辑出版了这样一套丛书，包括《徽州艺事》、《徽州古刻书》、《徽州古园林》、《徽州古茶事》，试图在前一套关于徽州地面文化遗存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徽州文化的内核，让读者走进“后花园”的深处，不仅能看到亭台水榭、四季花草，而且能够登上楼台，直接与昔人的主人促膝长谈。

今日的徽州所面临的是发展的“硬道理”，但是无论如何发展，相信没人会愿意看到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繁华”来取代“后花园”的宁静与美丽，因为在我们的心灵离田园牧歌越来越远的今天，徽州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许多人的“精神后花园”，愿这套小书能掌起一盏灯，照亮那些在“厅堂”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回家的路。

编 者

2003年12月

目 录

编前语:走进后花园	1
一 一生痴绝是此山	1
二 商人重利好风雅	9
商人与艺术	9
徽商与徽州艺术	11
一歛抵二省	21
三 渔舟泊处遍桃花	24
艺术永恒	24
早年行迹与交游	26
早年画艺及早期新安画坛	33
至灵之笔写至奇之山	43
武夷出家	44
四 敢言天地是我师	49
西干山下澄观轩	49
黄海奇灵纵意探	50
新安四家	60
黄山画派	70
四大弟子	78
顺治十八年	82
庐山之行与石淙舟集	84
圆寂五明寺	89
五 寿如金石佳且好	93
“雕虫篆刻”寓大道	93
“开山祖师”何震	97
早期徽州印坛	101

	徽州文献甲天下	108
	“垢道人”程邃	111
	“歙四子”	117
六	二分无奈是扬州	121
	徽州与扬州	121
	徽商与扬州艺事	125
	“无形的手”	130
	“画梅圣手”汪士慎	135
	“都市青年”罗聘	142
	徽商与扬州的衰落	145
	海上“画僧”	148
七	百炼刚作绕指柔	150
	“咸同”之乱	150
	从黟县到南昌	156
	从广州到国子监	164
	“黟山派”	169
	“双黄”会	174
	叶落古槐根	176
八	德泽常阴载口碑	180
	徽州艺术的共性	180
	乱世出大艺术家	184
	故乡风物	187
	耕读潭上	191
	维新与革命	195
	造福乡里	198
	弘扬徽州文化	200
	艺事简评	206
	长归湖山	211
	无可奈何花落去	213
九	落红不是无情物	217



一生痴绝是此山

——楔子

让我们从清顺治十六年庚子也就是公元1660年阴历九月的一个月夜开始我们的故事，地点是黄山玉屏楼，当时叫做文殊院。到过黄山的人都知道，玉屏楼是黄山“前海”景区的核心所在，站在楼前的文殊台上，左看是壁立千仞的黄山第一险峰天都峰，右望是宛若芙蓉盛开的黄山第一高峰莲花峰。在海拔一千六百米以上的黄山顶上，即便是盛夏之夜亦是凉意袭人，单衣难耐，何况时序已是深秋，更是风寒露冷。此时文殊台上坐着一位老僧和一名壮年书生，老僧布衣芒鞋，形容消瘦，手执一管长笛，双目微合，笛声仿佛从他的指间流淌而出，时而轻越时而呜咽，时而明亮时而凝涩；壮年书生和着笛声的旋律引吭而歌，发音嘹亮，音彻云表。月色下的黄山万籁俱寂，若隐若现的七十二峰无语而立，仿佛都在倾听这笛声和歌声。

那时候的黄山绝没有现在这么喧闹，峰顶由于山陡路险更是人迹罕至，散落在群峰之间的只有几座寺庙草庵，每处也不过三五个僧人居住修行，不像现在有多达三条登山索道（据说还要修建第四条索道）轻而易举地把成千上万的游客送上山顶，无论白天黑夜都是人声鼎



浙江 天都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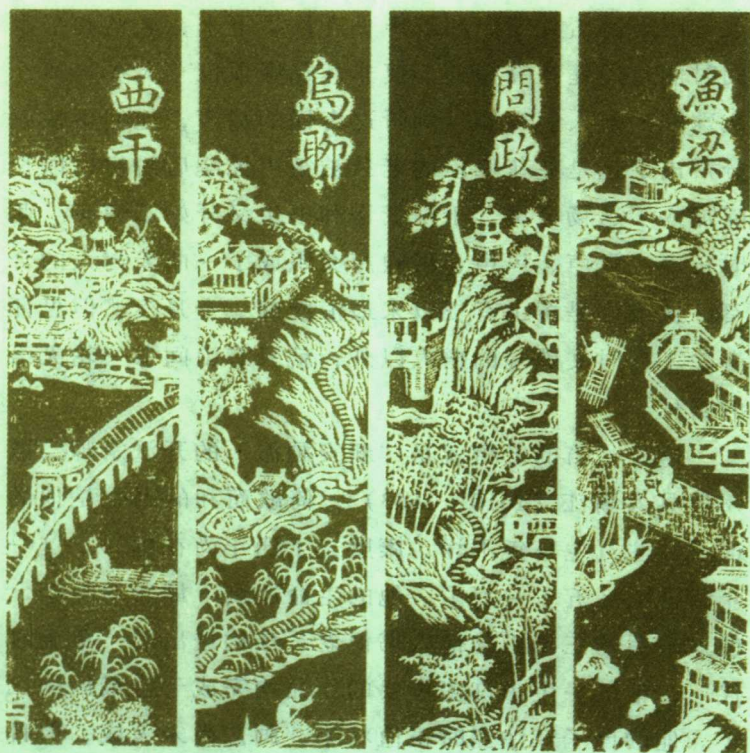
沸。如今的黄山恐怕早已习惯了这份喧哗，变得无动于衷了。但那夜的黄山一定是千百年来第一次听到如此美妙的笛声和歌声，禁不住心旌摇荡，风起云涌，一时间山风裹挟着乱云从深沟大壑之中升腾而起，在群峰之间呼啸穿梭，猎猎之声不绝于耳。听到这天籁之音，那老僧不禁心中一凛，笛声也越发轻越了，而那壮年书生却似乎没有觉察，只是歌声随着笛声越发地嘹亮。文殊院的住持宝月法师和仅有的几名僧人此时也步出寺外倾听这仙乐般的合奏。宝月法师怕老僧禁不起寒风，让身旁的僧人给他披上了一件衲衣，老僧好像并没有理会，依旧吹奏不止。这时候，突然从莲花峰顶方向传来了数声奇怪的啸声，接着啸声越来越

大、越来越密。笛声和歌声一齐停了下来，老僧和书生同时侧目向莲花峰望去，莫非莲花峰顶也有人在吟啸？文殊院的僧人们也侧耳倾听这奇怪的啸声，他们很快就分辨出了这是莲花峰顶的老猿被笛声惊醒后纷纷也以长啸加入了这场合奏，于是老僧和书生又开始了演奏。此时笛声、歌声、风声、猿啸声交织成了一曲天与人的合奏，这或许是黄山有史以来最浪漫的一个月夜，但见证者除了当时文殊院的僧人以外，就只有山间那一轮无语的明月了。

这位吹笛的老僧就是“新安画派”的开派宗师，徽州歙县人渐江（1610—1663），倚歌而和的书生是他的侄子江注（生卒年不详，康熙二十四年尚在世）。这一年渐江已经五十一岁了，他的生命还剩下最后的三年，但这最后的三年正是他人书俱老、佳构迭出的“黄金时代”，他的一生中许多重要的作品均完成于这最后的三年。他的侄子江注当时正值壮年，画艺尚未大成，但日后也成了“新安画派”中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这场文殊台的天人合奏在当时就已被传为佳话。渐江去世后，他的生前挚友汤燕生（生卒年不详）为渐江操办完丧事后，再游黄山时，宝月法师对他说：

渐公登峰之夜，值秋月圆明，山山可数。坐文殊台上吹笛，江允凝倚歌而和之，发音嘹亮，音彻云表。俯视下界千万山，山中峭绝，惟莲花峰顶老猿亦作数声奇啸。至三更，衣益单，风露不可御，乃就院宿。（《新安画派资料集》）

汤燕生听后唏嘘不已。两百多年以后，另一位艺术史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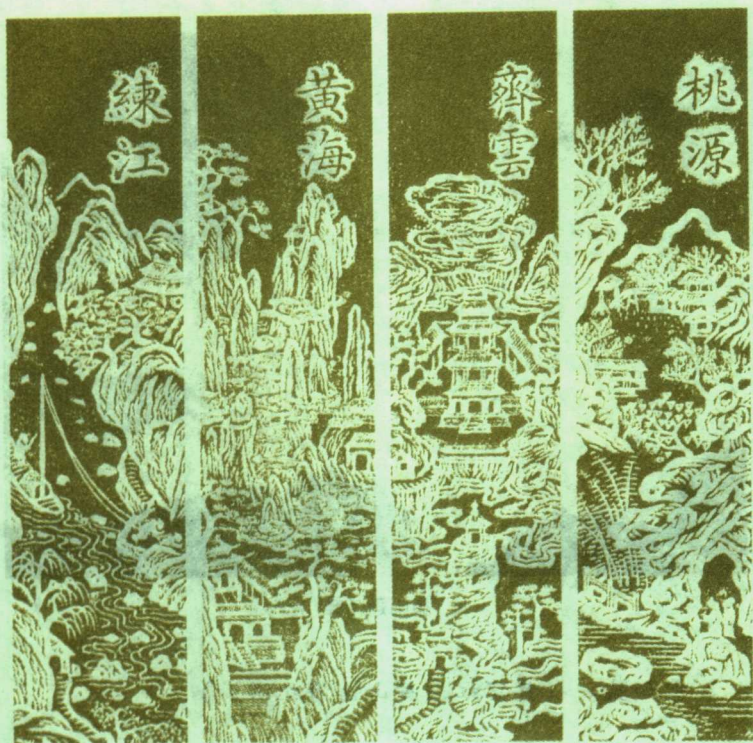


新安大好山水墨模雕刻

师级的人物徽州歙县人黄宾虹（1865—1955）在为亦是著名画家的汤燕生作传时，也记录下了一则关于他的传说：

岩夫（汤燕生）尝游黄山，弹琴始信峰上，有髯而白衣者立乎前，谛视之乃雪翁，雪翁者，山人谓猿公也，长啸裂云而去……（黄宾虹《黄山丹青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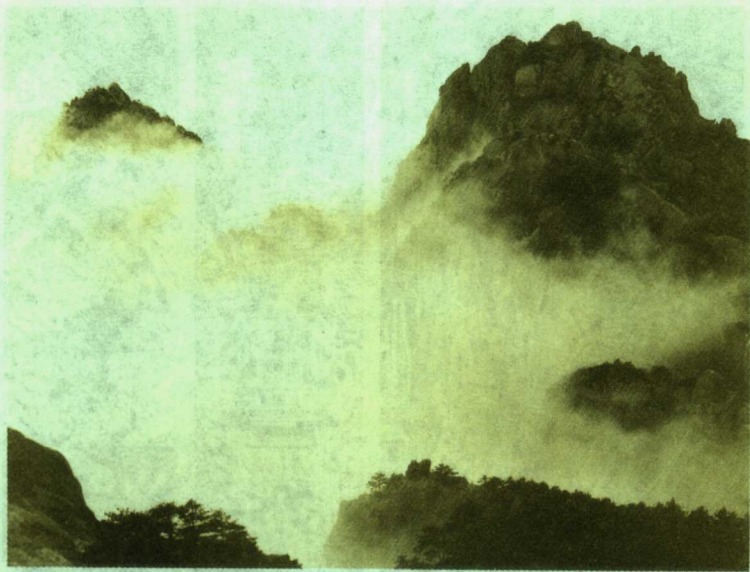
不知这聆听汤燕生弹琴并“长啸裂云而去”的白猿，是否就是那月夜闻浙江吹笛并长啸以和的莲花峰顶老猿。



新安大好山水墨模雕刻

距渐江、江注月夜吟啸整整四个甲子以后，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的暮春，三十七岁的黄宾虹也第一次登上了玉屏峰。此时他和当年的江注一样正值壮年，他的艺术生涯才刚刚开始。对渐江这位乡梓先贤素来十分崇敬的他，在傍晚踱步文殊台时，不可能不想到二百四十年以前那个庚子年秋夜的故事。他在游记中说：

是日向晚风渐紧，闲步文殊台，左望天都，崔巍巖，右盼莲花，秀耸如削，而天都峰麓，积



黄山莲花峰

雪如盐。（黄宾虹《黄山前海纪游》）

我们已无法知道那一夜黄宾虹究竟想了一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躺在文殊院的僧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卧宿云房，衾寒若铁，风号振屋，覆瓦大可数尺，飘动欲飞。披衣启户，月色朦胧，潮气凛冽，恍疑大千世界都在惊涛骇浪中。天都、莲花宛然若失，不知其在云际也。（黄宾虹《黄山前海纪游》）

看来他也听到了那撼屋振瓦如同惊涛骇浪的天籁之音，这中间是否也夹杂着莲花峰老猿的一两声长啸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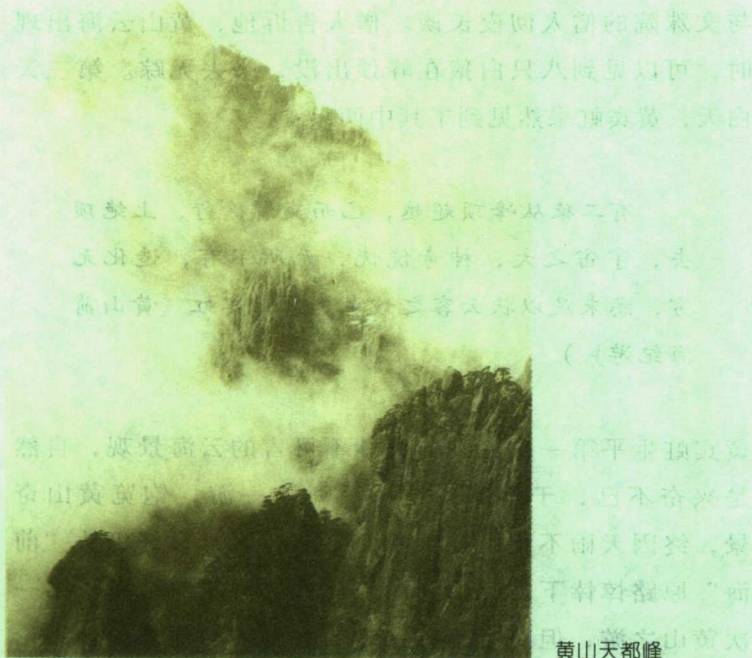
第二天夜里，黄宾虹仍旧是冰床雪被无法成眠，便

与文殊院的僧人彻夜长谈。僧人告诉他，黄山云海出现时，可以见到八只白猿在峰顶出没，来去无踪。第三天白天，黄宾虹果然见到了其中两只：

有二猿从峰顶超越，已而交臂徐行，上绝顶去，宇宙之大，神奇恍恍，无所不有，造化无穷，悉未足以状云容之妙也。（黄宾虹《黄山前海纪游》）

黄宾虹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妙不可言的云海景观，自然是兴奋不已，于是准备往“后海”一游，饱览黄山奇景，终因天雨不止山径中断而不能如愿，只好仍从“前海”原路悻悻下山，回到汤口，就这样匆匆结束了第一次黄山之游，但对于享有九十二岁寿龄的他来说，无论是黄山之行，还是艺术之旅都只是开了一个头。后来他又八次登上黄山，而他的艺术造诣亦随之越攀越高，终成一代宗师。

从浙江出生到黄宾虹逝世，这两位徽州歙县同乡之间间隔了三百余年，这三百年正好对应了徽州历史盛极而衰的最重要的三百年，如今昔日世人眼中充满“金银气”并号称“东南邹鲁”的徽州已成为“开天旧事”，黄山和徽州古村落变成了所谓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对徽州文化的研究竟也成了举世公认的“显学”。但是对那些在黄山白岳之间登临或在城镇村落之间穿梭的外来游客来说，他们除了导游册上的片言只语的渲染和导游小姐们的言不及义的生编乱造以外，还有什么可以缅怀的徽州往事呢？抑或对至今仍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乡民来说，他们或者因熟视无睹而变



黄山天都峰

得无动于衷，或者因生活的压力而无暇顾及，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祖先究竟是如何生活的呢？甚至对于今天在越来越便捷的生活中有逐渐失去对田园牧歌感悟力之虞的现代人来说，除了无意识地混淆诗意生活与物质富足的关系之外，又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那么多先贤哲人将艺术溶进了生命，并真正“诗意”地度过了一生。

如果我们以徽州这块并非世外桃源但却是山水大好的土地作为背景，以这三百年间的徽州艺术家为考察对象，来看看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是如何做人、从艺、交游的，甚至包括他们的生老病死与喜怒哀乐，也许我们会对徽州文化有一种新的体悟，更重要的是这种体悟会让我们反思如何才算真正的“诗意栖居”，这或许才是古老的徽州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商人重利好风雅

——徽商与徽州艺事

商人与艺术

看过《三言二拍》的人一定会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有较深的印象，风尘女子杜十娘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一位风流倜傥的世家子弟李甲，没想到这位白面书生竟将她转手卖给了商人孙富，杜十娘既痛心情人的忘恩负义，又宁死不愿嫁做商人妇，只好抱着她那装满青楼卖笑得来的奇珍异宝的百宝箱投江自尽。大多数人读毕此篇，除了替杜十娘和她的百宝箱惋惜之外，都会痛恨书生李甲的无情和商人孙富的无耻。但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作者在写到孙富时，特别指出他的身份是徽州盐商。其实孙富（连名字都被作者起得如此恶俗）并不是文学史上唯一的徽州商人的形象，在《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和其他一些常见的明清小说中，到处都有徽商的出现，他们不是见利忘义就是巧取豪夺，甚至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别说是高大形象，简直一个正面人物也没有。这难道就是徽州商人的真实写照？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真的就是这么看他们的吗？出了这么多利欲熏